

贊成“Reese 的落後百年”說，將事實真相公開透過新聞或公式化的路線，喚起政府當局的關心 and 社會的輿論，我想或者有轉機，可將比外國落後的台灣的牙科教育，予以改善的可能性增大。結果 Dr. Reese 的訪台也有發生一點效果，之後教育部撥給台大牙醫系 10 個助教新名額了事。為提高台灣牙醫學教育擬將牙醫學系昇格為牙醫學院的建議也沒有被提起，戲劇性的轉機也沒有，一切恢復以前的清靜。

教育部於民國 40 年代的後半段設立醫學教育委員會，其組織的目的為台灣醫學教育政策建議及顧問。從成立開始，魏火曜院長在醫學院在任期間兼任該會主任委員，我則主要為牙科方面進言，執行教育部評鑑各醫學院，每次將對改革點的意見和建議寫報告，郭水主任對私立牙醫學系的意見也和我相同，民國 59 年郭水主任參加評鑑工作，建議將高雄醫學院牙醫系徹底予以改組，同樣的我也每回反覆地建議，卻無任何反應，以致對此項工作流於形式而失去了熱情。總之此項牙科教育牙醫系的評鑑工作，對我而言，竭盡全力工作的結果，卻只有製造敵人和浪費我寶貴的時間而已。

在此，我必須再重述我對私立醫學院牙醫學系的認識，從私立醫學院設立牙醫學系當初，我就認為有其必要性而舉雙手贊成。台灣二千多萬人口可說皆是潛在的牙科患者，其牙科醫療僅靠公立學校的畢業生，無論如何是不夠的。有如蜜蜂不成群不刺敵之例，同職業的人愈增加，可促使牙醫界愈發展。惟依我的職業意識，不想被各醫學院當局以牙科做為為踏板，不認真教育，將多數素質欠佳的牙醫送出社會，而降低牙科職業的社會地位，結果將牙科醫療再退到戰後的黑暗時代。然而，我